

那时青春

◎周小霞

这件事算起来有20年了。那时我读高三，和邻村的翠、艳、莉等10个女生住一个寝室。我们是文科班，寝室10位女生成绩都不错，很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好。没想到从高三下半年起，寝室里开始发生一连串的蹊跷事……

首先被盗的是彭圆圆，那时她在宜昌城区工作的姐姐特意请到了一位缝纫大师，给她定做了一件黑色涤棉的背带裤。没想到仅过一周，背带裤在晾晒的时候不见了。彭圆圆心疼得直掉眼泪，大家都觉得蹊跷，晾在寝室的衣服不见了？究竟是谁拿走了……

第二天，同寝室的王春艳发现新买的健美裤不见了。这下弄得大家人心惶惶，各自加强了防备，保管好自己的钱物。

仅过三天，又一个女生发现自己回家才拿的50元生活费不见了，紧接着一个女生发现自己丢了45元钱，还有一个女生丢了一双新买的旅游鞋，基本上每周寝室里都在丢东西。班主任韩老师专程对此事进行了两次调查未果。究竟是谁偷的呢？同学们开始你猜我猜你，当起了福尔摩斯。

一周后，大家一致认定是翠拿的，

因为和她同床的莉夜里丢了10元钱，整夜床无动静，再者她家里非常穷，这段时间没有借生活费。

大家不约而同地和翠疏远了，我放假也不和她一路回家了。翠好像很心虚，也疏远了我们，每天独来独往。寝室依然隔三差五地丢东西，姐妹们由小议论改为指桑骂槐地公开辱骂。翠的头越埋越低，那样子仿佛麻木了……

学校加强了巡逻。一个月后，小偷终于被抓住了，原来是校外的社会青年，她居然有我们寝室的钥匙。翠的疑点被一扫而光，但她依然沉默不语。出于愧疚，一次放假回家的路上，我主动约了她，并向她道了歉。翠全程无语，仅小声地说：“谢谢你的坦白！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怀疑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她。

因高考复习的紧张，大家根本就无暇顾及此事。几个月后，高考揭榜，翠意外落榜了。我、莉、艳等同学顺利地盼来了通知书。大家欣喜之余，不免有点自责，翠的成绩明显比我们强，她的落榜或许与我们对她无端的猜忌有关。

没想到毕业至今20余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翠，也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翠就这样和我们失联了……

了妈妈是老板。

昨天老公下班早，来店帮忙，邻居来拿一包盐，大声喊：“老板，结账。”老公笑着说：“算了算了，下次一起给。”女儿飞跑过去拿过钱，说：“爸爸是‘老板’，叔叔，‘老板’做饭去了。”扭头冲爸爸嚷：“你只是老板郎，又不是老板，充什么老大呀。”

老板郎

◎杨春花

我在小区门口盘了个小店。守着好吃的，五岁的女儿很开心。那天闺蜜来店里，高声说：“老板娘，打酱油。”我严肃地说：“我是老板，记着。”女儿记住

把心驶向宁静深处

◎杨书欣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你是否觉得都市永远都充满着躁动与喧闹，和宁静与祥和无关？即使是黑夜，也满城灯红酒绿；即使是公园，仍到处充斥着叫卖之声……

那么，继续走下去吧。最好是没事也没有，就那么信步闲走，慢慢地走。你会突然发现，湛河堤上的一个石凳上，或者，马路旁边的一个修车摊前，两个老人映着秋日午后的阳光，摆上一盘棋子，正专注地下着。没有看客，车流在他们身旁不断驶过，一个个上班族心急火燎匆匆赶路。世界那么大，天地那么宽，可此刻，他们的内心只有眼前的一块，与咫尺之外的名利、金钱、地位……统统无关。

不要以为嫩绿是农村的专利，我到过一个绝妙的去处。一座老式的楼前，一处不大的院子，靠近墙角的地方，几个退休的老人正在平整一块菜地，锄头、耙子、铁锹……在满载电视、电话、电脑的现代化都市里，这些原始的东西，很快让人浮躁的心宁静下来。随着他们一起脱下鞋子，光着脚亲吻一下土地吧！什么都不用刻意去做，也不用去迎合某个人的心理，随便捏碎一个土块，随手拾一块石子，你会突然感觉嫩绿的菜苗仿佛正举着一只只手掌把你包围。

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声音的世界才是宁静？错了。拣个下雨天，蒙蒙细雨或者大雨滂沱都行，

你前去湛河堤上的某一座亭子。整个湛河一改往日的喧闹，除了雨打树叶的声音，四下里一片寂静。突然，你会被一声悠远的歌声惊醒。凝神细听，是谁从秦淮河畔摇着桨一路划来？又是谁对着长城的万里青砖将满腔的泪水哭尽？你悄悄走近，五六个退休的老人正怀抱秦琴沉浸在远古。这里，没有领导与职员之分，没有金钱与利益的冲突，有的，只是一把二胡、一支横笛……不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车笛。

我总以为清闲永远属于老人。那天，我信步走进市图书馆，刚刚大街上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也就是那么十几秒钟，世界就突然静了下来。台阶前、地板上、书架旁，到处是书的海洋。这儿坐两三个，那儿聚三五人。有清纯的少女，也有活泼的小伙；有调皮的孩子，也有龙钟的老人……有的倚架而立，有的盘腿而坐，有的屈膝而蹲。或高高将书本举过头顶，或俯首将画册捧于胸前。有个老人，干脆带了个折叠的小凳子，手持放大镜，思接千古；还有个小孩子，找个背阴处，侧身躺在一个书架后，遨游万里。

还有搬把椅子坐在楼前晒太阳的那段时光，还有黎明即起蹲在人行道上练毛笔字的那个地方……

世界就这样静了下来，抛却了纷争，摒除了杂念，有的，只是静静的、静静的一颗心。

·传记·连载

邓小平传

(29)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按照当时的情况，先逼近成都的是二野部队，二野部队进入成都都是很自然的事。但邓小平和刘伯承从两个野战军的协作关系考虑，认为二野进驻重庆，成都就应该留给一野第十八兵团；一野第十八兵团在进军大西南战役中功不可没，应与二野平分秋色。令行禁止，二野第三、第五兵团的将士们虽然已经望见了天府名城的街巷，闻到了成都小吃的麻辣香味，却还是掉头离去。第三兵团开回川东重庆一带，第五兵团则班师他们不久前才解放的贵州。

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西南全境只剩下西康的一部分和西藏没有解放了。

西藏地处西南边疆，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所环抱，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西藏一直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政治、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广大藏族人民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生活极其悲惨。十八世纪末，英帝国主义侵入西藏后，长期勾结和控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企图变西藏为它的殖民地。一九三三年十三世达赖逝世以后，由热振呼图克图代行达赖职务。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热振摄政期间，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爱国意志，努力使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但是，热振的行动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仇视，他们先在一九四一年用造谣诽谤的办法压迫热振下台，由达扎代理，后又在一九四七年逮捕杀害了热振。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英美帝国主义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一再插手西藏事务。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

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势力，敌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

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提出改由西南局、西南军区和二野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但是否就由二野负责解放西藏并未完全确定。当时，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已在九月至十一月基本解放甘肃、青海，从东北面和西北面接近或进入藏区。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正向四川、云南两省和西藏的北部地区进军，从东面和南面接近藏区。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就目前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又在青海（1923年11月，由于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增长，九世班禅被迫逃出西藏，流亡青海一带，1937年12月圆寂。十世班禅，原名晋保慈丹（又称贡布才旦），1938年2月19日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系第九世班禅转世灵童。1949年8月10日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的电报，1949年11月23日。）（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首席医官

(17) ■文/谢荣鹏

铁娘子康复

张仁杰“啊”了一声，很吃惊，这个孩子的命未免也太好了吧。省卫生厅的专家医疗小组，那岂是一般人就能随随便便进去的？

李正坤这个“御医”，是专门负责给中央领导看病的；而南江省卫生厅的专家小组，就是南江省自己的“御医”衙门，负责南江省副省级以上领导的保健工作。能够有资格进入这里的，那绝对都是千挑万选、浪里淘沙后剩下的“真金”。

整个南江省的医生，哪个不是挤破了脑袋想钻进来？因为除了是对医生医术的肯定外，还有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天天跟领导们亲近，这前途还能差得了？

曾毅明显有些意外，这事冯玉琴可没讲过，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成专家了？他连忙推辞：“这不好，这不好，我年轻，又没有资历，怕是……”

“我说行，那就行！”冯玉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打断了曾毅的话，“年轻怎么了，没有资历又怎么了，要是只讲这个，那专家小组干脆办到养老院里算了。”

“对的，对的！”张仁杰连连点头，“冯厅长目光如炬，要论医术，我看咱们南江省也很难找出几个能比曾大夫还高明的了，进专家小组，那完全是够资格的。曾大夫，你就不要推辞了嘛，这

都是冯厅长的一片关爱之心，千万不要辜负了啊。”

曾毅还想推辞，但看到邵海波一个劲朝自己摇头，他只好把话收了回去：“我就怕自己到时候做不好。”

“能不能做好，那得先做了才知道。”冯玉琴躺在床上，“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你就去报到。”

张仁杰心中艳羡，省院上上下下几百位专家，但能够入选专家小组的，也不过寥寥四五人而已，就是他这个院长，也都没能入选。

曾毅只能先接受了：“谢谢冯厅长！”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都还没谢你呢，以后不要这么客气，叫我冯阿姨，或者冯姨。”冯玉琴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一半是嗔怪，一半是亲切。

冯……阿姨？张仁杰的脑子里像是被人引爆了一颗炸弹，轰隆隆的。冯玉琴一向严厉，不苟言笑，是卫生系统出了名的“铁娘子”，平时大家想见她一个笑脸都难，什么时候听她用这种亲和的语气跟人讲过话啊，这绝对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张仁杰没有体验过冯玉琴的那种痛苦，自然就无法了解她此时此刻的心情。

多日病痛一朝解除，这感觉就像是整个人重生了一般，看到花都是鲜的，看到天都是蓝的。

冯玉琴现在怎么看曾毅都觉得顺眼，特别是这个年轻人脸上那副永远憨厚诚恳的变化，让人浑身上下都觉得舒坦。

本来还想汇报要把曾毅定为省院的重点培养对象，但这话现在没法讲了。张仁杰恭喜了几句，就和邵海波一起上前，开始做每天的例行检查。

仅仅一夜之间，冯玉琴的病情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腹泻止住了，低烧也退了，血压、心跳等各项基本数据更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张仁杰此刻才敢确认，让众多专家都束手无策的顽症，真的被这个实习生的一剂中药就解决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那开错的一刀，这点张仁杰心里非常清楚，他笑着道：“冯厅长，目前恢复的情况非常好，再休养几天就能痊愈了。”

冯玉琴没给张仁杰什么好脸色，她又恢复了“铁娘子”的本色，从住进医院的第一天，你就是这么讲的，可结果怎么样？

她把张仁杰晾在一边，却对曾毅道：“小曾，辛苦你了，昨晚一夜都没合眼，现在既然没什么大碍了，你就去休息吧。”

“那有事的话，您让人喊我，我就在医院。”曾毅此时也确实有些累了。他叮嘱道，“药再吃一剂就可以了，另外饮食方面一定要忌吃生冷，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明日关注：一切为病人着想